



晋西北的风，硬得能刮出火星。

在右玉，风不是吹来的，是撞进骨头缝里的。

70年前，这里的人说：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；白天点油灯，黑夜土堵门。”黄沙吞山丘、埋城墙，明代三丈六尺高的右卫古城墙，年复一年被风沙堆高。到新中国成立时，沙已与墙齐——牧羊人牵着羊，竟能直接走上墙头放牧。

放眼望去，荒山秃岭，草木难寻。百姓感叹：“想在这种种活一棵树，比养活个娃还难。”

可今天，站在苍头河生态走廊的观景台上远眺，160多万亩林海奔涌如潮。小叶杨、樟子松、沙棘层层叠叠，绿浪翻涌，直抵天边。

全县林木绿化率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0.3%，跃升至57%——昔日“不毛之地”，变成了闻名全国的“塞上绿洲”，被联合国称为“世界生态恢复典范区”。

这绿，不是天赐，是一锹一镐、一代接一代，从黄沙里挖回来的。
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踏进右玉。他走遍全县，问计于民。一位老农指着光秃秃的山梁说：“人要活，树就得先活。”

这句话，成了右玉的“开山斧”。

张荣怀，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，当即决定：植树造林，防风固沙。

1950年，他在苍头河边栽下第一棵小叶杨。如今，这棵树已76岁，当地人唤它“荣怀杨”——树干粗壮，枝干倔强，如一座活着的碑。

从此，历任县委班子认定了一个理：种树就是种民心。绿化治沙，既是职责，更是使命。

黄沙洼，右玉治沙最难啃的“骨头”。一道长20公里、宽4公里的流动沙丘，风起时黄沙蔽日，人畜难行，被百姓称为“吃人的大狼嘴”。

1956年，县委书记马禄元组织大会战。干部群众自带干粮，住窝棚，睡地窖，每天种220棵树苗。可1957年夏，一场8级大风刮了9天9夜，9万棵树苗或被连根拔起，或被深埋沙底。

有人哭，有人叹，有人低声说：“算了吧，这地方就不该长树。”

但新来的第一书记鹿汉杰与马禄元并肩而立。他们与林业技术员一道，在河岸边营造雕形护岸林，在流动的沙丘上网架开沟结压条固定，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，在风蚀钱堆上

愚公移山

■贾永

密植造林种草——当地人管这套法子叫“穿靴、戴帽、扎腰带、贴封条”。

八年三战黄沙洼。不是靠奇迹，是靠血肉之躯与时间死磕。

曾任县政协主席的王德功老人记得：“一天下来七窍全是沙，嘴太干不敢笑，一笑就流血，手上满是血泡茧子。”

他们知道，自己未必看到绿洲。但后人总得有个不被沙埋的家。

李云生，右玉县李达窑乡马头山村人。2002年，他承包1.2万亩荒山，原想开农家乐。可谁料，种树成了主业。

头10年，树苗成活率不到三成。他借钱买苗，雇人栽种，一场风沙又回到起点。外债滚到七八十万，妻子劝他放弃，他说：“再试一年，就一年。”

第13年春天，一场雨后，他爬上山头，忽然看见一片新绿——那是前一年种下的沙棘，竟活了大半。

他蹲在地上，半天没起来。

如今，他承包的山头早已绿意葱茏。林下养牛、养鸡，沙棘果卖给加工厂，年收入30多万。“外债快还清了，绿水青山真能变成金山银山。”他对游客说：“你们来右玉‘洗肺’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。”

在右玉，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，而是常态。

县委班子换了20余任，没有一个改弦更张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山西各地小煤矿遍地开花，有人功时任县委书记袁浩基：“右玉地下煤多得很，挖出来都是钱，何必死守几棵树？”

袁浩基回答：“不能选择停止植树脚步而去单纯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。在右玉，绿色不进，风沙就进，不植树就是千古罪人！”

他深知：真正的政绩，不在剪彩台上，而在百姓心里；不在报表曲线里，而在青山绿水间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右玉的孩子们在语文课本上学《愚公移山》。这篇课文，是那个年代小学统编教材中的经典，也是“老三篇”之一，人人耳熟能详。

退休教师赵秉忠记得，他当年领着学生在沙梁上念：“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，儿子死了，又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这两座山虽然很高，却是不会再增高了，挖一点就会少一点，为什么挖不平呢？”

孩子们一边读，一边往沙坑里栽树苗。风大，书页哗哗响，有个孩子问：“老师，咱是不是也在移山？”

赵秉忠没答，只把一株小叶杨塞

在他手里：“种下去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后来那个孩子成了护林员，再后来，他的儿子也上了山。

如今，赵秉忠已90岁高龄。一天，他坐在院中晒太阳时，孙子问他：“爷爷，你们当年图啥？”

他眯眼望向远处林海，轻声说：“图个后人不用再吃沙。”停了停，他又补一句：“愚公挖山，咱种树——道理一样。”

1945年6月11日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引用《愚公移山》寓言，号召全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他说：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。这个上帝不是别人，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。”

1957年10月，毛泽东读到一份介绍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干部群众靠着“一双手、两个肩，一把镢头、一张锨”，削平11个岭头，把沟壑纵横的穷山沟变成层层梯田的米粮川的事迹报告，欣然批示：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，厉家寨是一个好例。”

2015年1月，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，深情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。

“一张蓝图、一个目标，县委一任接着一任、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”，把“不毛之地”变成了“塞上绿洲”。

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：“一张好的蓝图，只要是科学的、切合实际的、符合人民愿望的，就要像接力赛一样，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。”

这世上最难得的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开局，而是默默无闻的坚守；不是一人之功，而是一代接一代的接力。

绿色曾是右玉最稀缺的颜色，如今却成了这里最厚重的底色。

当年种树的人，多数已白发苍苍。可清晨，仍有老人拄拐上山巡林；傍晚，孩童在“荣怀杨”下嬉戏奔跑。

右玉的风还在刮，但不再裹沙，而是带着草木清气，拂过杀虎口，掠过长城，吹向更远的地方。

那棵76岁的“荣怀杨”依然挺立，树皮皲裂，枝干倔强。它不说一句话，却让后来者看见：所谓政绩，不过是把属于未来的绿意，提前种进今天的荒原。

大地无言，但记得每一双磨破的手掌；岁月无声，却为每一份默默坚守留名。

功成不必在我，故能胸怀千秋；功成必定有我，所以步履不停。

春风吹过右玉，沙海变林海的奇迹会告诉你：真正的共产党人，从不同“功劳归谁”，只问“后人能否安好”。

新疆军区某师创排情景思政课《血脉》——

一部多彩的历史故事书

■阿合卓勒·努尔兰别克 许 硕

细节之处见匠心。创排《闹红》时，为了给官兵带来沉浸式感受，参与演出的官兵专门学习陕西方言，力求台词原汁原味、情感真挚自然。当年，兰州战役胜利后，当地人民用秦腔歌颂人民子弟兵。因此，他们也特意将秦腔元素融入《血战沈家岭》演出中。

分发给每名官兵的节目单上，藏着创作团队的巧思。他们以该师转战多地的路线图衬底，将舞台演绎的故事发生地标注其上，并配有对应剧照与背景简介，以帮助官兵更清楚地了解光荣历史。

鲜活生动的故事细节，给这堂情景思政课增添了感染力。创作期间，有关人员走进档案堆里，在字里行间打捞历史印记，汲取创作养分。在还原某场战役“七天五夜急行军”情节时，他们发现师史记载较为简略。经过多方查证，他们在师史馆藏的一张报纸中，挖掘到珍贵的线索：那次急行军途中，先辈们负重超过30公斤，行进在险峻的坡路上；不少官兵因体力透支、严寒侵袭，倒在了行军路上……

“这些先辈大多没有留下姓名。从寥寥数语的记载中，我们能感受到他们

当时所承受的极限考验，以及那份不畏艰险、向死而生的钢铁意志。”文艺骨干、战士塔里木说。

这样的感人故事，创作团队还挖掘了不少。他们紧扣剧本整体结构，反复推敲、精挑细选，在每个篇章保留了具有舞台张力、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。

在“扎根新疆为人民”篇章中，他们选取了战士孟凡凡的英雄事迹。1991年12月24日，该师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修筑“军民连心路”期间，一块巨石从山上滚来，孟凡凡推开身边战友后，来不及躲避，壮烈牺牲。为铭记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，当地政府在公路两端竖起“连心路”纪念碑，还在苏巴什小学校园立起他的塑像。创作团队梳理英雄的故事细节，并创作歌曲《军民连心路》，让英雄的形象在悠扬旋律与深情礼赞中愈发清晰。

压轴登场的情景表演《如愿》中，今天的官兵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先辈隔空对话。“我们红军传人步履铿锵，这盛世如您所愿！”舞台上，他们喊出这句话，呼应着整堂情景思政课的主题：让红色血脉绵延赓续、革命薪火代代相传。



作家走军营

车在山间盘绕，像一叶小舟在绿色海浪中起伏。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翠屏，偶尔有飞鸟掠过，划开一片沉静的蓝。山路愈深，人烟愈稀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，终于在某一个转弯处彻底消失。带车干部说，快到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心里忽然滋生出一种肃穆之感——我要去探访的，是一群驻守在大山深处的女兵。

营院比我想象的更加简朴，几排白墙红瓦的平房依山而建，像几枚安静的音符，点缀在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间。空气里散发着松林的清气，和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青春的汗水味道。迎接我的指导员姓陈，脸庞是山地阳光赐予的健康颜色，眼睛很亮，握手时的力道也很扎实。

“作家同志，我们这儿只有山风够劲，故事也沾着土腥味。”她笑着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

正是傍晚，女兵们刚结束训练，列队走过。橄榄绿的身影被夕阳拉得修长，脚步声整齐划一，惊起归巢的鸟雀。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有一种被山风磨砺过的、格外生动的光泽。她们好奇地瞥向我这个外来客，眼神清澈，像山涧里未染尘埃的溪水。

我的采访，就是从这漫无目的漫步与凝视开始的。一支连队的文化，或许就蕴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寻常景象中。

“一张蓝图、一个目标，县委一任接着一任、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”，把“不毛之地”变成了“塞上绿洲”。

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：“一张好的蓝图，只要是科学的、切合实际的、符合人民愿望的，就要像接力赛一样，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。”

这世上最难得的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开局，而是默默无闻的坚守；不是一人之功，而是一代接一代的接力。

绿色曾是右玉最稀缺的颜色，如今却成了这里最厚重的底色。

当年种树的人，多数已白发苍苍。可清晨，仍有老人拄拐上山巡林；傍晚，孩童在“荣怀杨”下嬉戏奔跑。

右玉的风还在刮，但不再裹沙，而是带着草木清气，拂过杀虎口，掠过长城，吹向更远的地方。

那棵76岁的“荣怀杨”依然挺立，树皮皲裂，枝干倔强。它不说一句话，却让后来者看见：所谓政绩，不过是把属于未来的绿意，提前种进今天的荒原。

大地无言，但记得每一双磨破的手掌；岁月无声，却为每一份默默坚守留名。

功成不必在我，故能胸怀千秋；功成必定有我，所以步履不停。

春风吹过右玉，沙海变林海的奇迹会告诉你：真正的共产党人，从不同“功劳归谁”，只问“后人能否安好”。

山的女儿

■李增瑞

她们的青春，是深扎于岩层的根，是石缝里挤出的花，是山巅清冽的风，是穿行于千里银线之上那首用奉献、坚韧、泪水与欢笑谱写的电波之歌——

上的“华服”令人忍俊不禁：小丁的披风是俱乐部废弃的彩纸所做，小李的项链是造型特殊的铁环……台上一本正经地走着像那么回事，台下却东倒西歪，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那个被战友们称作“名设计师”的女兵，竟是白天在飞溅的火花中焊接篮球架的马莲花。此刻，她正用山东方言介绍连队“本季流行趋势”，讲得眉飞色舞。

笑声洒满山窝。这山窝里的女兵们是那样的乐观、向上，对生活总是保持着热爱，用奇思妙想和灵巧双手，在大山里绘制出独属于她们的青春色彩。马莲花后来告诉我，过去5年来，她利用业余时间连队编了几十个小品相声。其中一个小品《军人之家》，还走出了大山，在上级文艺汇演中拿了奖。

文化的形态可以如此多元。它既是训练场上背诵号码本的枯燥坚韧，是总机房里“过耳不忘”的专业绝技；它也是俱乐部里天马行空的时装表演，是自编自演的节目里流淌的悲欢，是深夜电话线两端牵着的绵绵思念……刚与柔，严肃与活泼，在这里奇妙地融合，淬炼出这群女兵的精神气质。

周末，我听见山坡上飘来轻轻歌声，是几个新兵在哼唱。歌声随风散入山谷，有些思念的惆怅，也有一些扎根于此的安然。她们把乡愁唱给大山听，大山回以沉默的怀抱。这何尝不是一种人与自然、与使命之间的深沉对话？

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艰苦条件下的姐妹情深，使连队女兵们对大山产生了无限的眷恋之情。她们休假回到温馨的小家中，也经常想着连队这个大家，眷恋大山深处的姐妹们。至于那些退伍转业的人，更是依依难别。

一曲《送战友》的歌声，从山岩上撞出一串回响，离别的时刻又到来了。有的退伍女兵，家人开车来接，却执意同战友们坐大巴出山，就是想与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再多待一会儿。

采访结束，离别的清晨，山间起了薄雾。车子启动，缓缓驶出营门。回头望去，几名橄榄绿的身影立在雾中，越来越小，渐渐与苍翠的山色融为一体。雾锁群山，我却觉得，自己从未看得如此清晰——我看到的，不是一群被大山掩藏的女兵，而是一座座因她们而有了温度、有了灵魂的山峰。她们的青春，是深扎于岩层的根，是石缝里挤出的花，是山巅清冽的风，是穿行于千里银线之上那首用奉献、坚韧、泪水与欢笑谱写的电波之歌。

山塑造了她们。她们也成了这大山灵动、巍峨的一部分。



五卅运动纪念碑(雕塑，位于上海市人民广场)

李 文摄

青铜火焰

■宁 明

面对你，我仿佛听到了
一百年前，上海和全国的街头
那些不曾被枪声吓断的呐喊
你弓起的脊梁，一直在为历史

扛着一份放不下的责任
你始终没有倒下——
站成了一尊倔强的路标
以无惧风雨的不朽神态
让每个路过的人，都用目光
触摸到一份爱国的热情
将体温铸进青铜的冷峻
热血，嵌进坚硬的轮廓
历史的关节用铜焊接

让一个民族曾经流血的骨髓里
绽放出永不凋谢的花朵
当年，你用青春的火焰
唤醒沉睡的中国
今天，你顶住风的刀刃
让每一块棱角，都亮成了一
盏不灭的灯火

诗 话

